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 
第八十五回 甄寶玉迎婚拜岳母 梅香月探井遇神僧

話說寶釵剛到介壽堂影壁邊，正遇著探春出來，彼此問好。探春道：「你家去安閒了兩三月，越養的像個觀音樣兒。那裡想著我人都忙瘦了一半。今日來了，還躲個不見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好姑太太！過半天我備個東兒，給你道乏。橫豎底下多替你出點兒力就有了。」姐妹兩個正在說話，見兩個嫂子忙走過來道：「老太太要往安和堂去，已經下了卷棚。大太太吩咐去知會伺候。」兩個嫂子說畢，飛身去各處知會伺候。探春道：「你就在這裡等著請安，省了好些應酬。我在楚寶堂等你。」說畢，帶著丫頭自去。

寶釵聽見老太太們笑語之聲漸近，忙閃身站在影壁後面。

不一會聽見院門口燕語鶯啼十分熱鬧。想著老太太們必然過去，露著半個臉往外瞧著，不意正與汝湘對面瞧見，忙喊道：「你怎麼躲在這裡？」老太太們站住一齊回望，見是寶釵，不覺大笑。寶釵忙上前請安道喜，給諸位嬸子、大媽、姐妹們請安問好。祝母拉著問道：「你仔嗎躲在這兒？叫誰也找你著。」寶釵將剛才進垂花門，因見人多，到六如閣坐著，同安媽們說那枯井的閒話，被金嫂子找著回來，說了一遍。眾人一齊好笑。

祝母道：「咱們六如閣後院那口枯井，當初你爺爺在日，因鎮江至金陵一帶瘟疫大行，死亡相繼，咱們請龍虎山張真人建設平安醮，退除瘟疫。又請到咱們家來驅邪鎮宅。張真人將咱們內外宅子處處瞧到，說那口枯井是眼仙井，裡面有股清氣罩住咱們宅子，再受不了瘟疫。令咱們將欄杆護住，不許丟骯髒東西下去。這麼多年總沒有瞧見些什麼異怪。近來常聽人說裡面有香煙出來，又說聽見仙音仙樂的響，也不知他們是真是假，橫豎咱們也總沒有聽見。」

石夫人道：「老太太一路說話走的更快，到怡安堂歇歇再走罷。」祝母笑道：「說著話兒倒不很乏，到西宅裡聽兩齣戲兒，就算給你姐姐們接風。」梅秋琴道：「也沒有今日請媒人的戲席，就算了接風。咱們都是聽襯戲的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明日給三個姐姐洗塵，請你作陪。我一會兒就派人下帖，補償今日的襯戲。」

太太們一路說笑，不覺走過瓶花閣、楚寶堂，進了如是園門。只見：

金粟香盈袖，菊花開滿籬。

祝母們先到富春閣，給沈夫人回拜道謝。略坐一會，又往各處遊玩一回，轉至秋水堂，用茶歇息。隨都到蔭玉堂後軒玻璃屏內坐下聽戲。寶釵無暇聽戲，先到王夫人院裡同著彩鳳、金鳳、紅綬們料理了些事務；檢點過太太帶來衣箱、物件並一切零星什物，命各人點明收好；又至安和堂交代些說話，讓探春在此料理，卻將楚寶堂事務接管辦事。海珠們亦各人回院檢點，應酬來問好的各家姐妹。祝母們是日就在安和堂用晚飯。

次日給王夫人、沈夫人、柏夫人接風，在景福堂演戲，就請至親家的幾位太太們同來作陪。接著是桂夫人、石夫人輪次相請。

一直鬧到十八，甄家過禮。金珠首飾、蟒襖繡裙，十分華麗。柏夫人同諸家親族瞧著心中甚喜。王夫人想著迎春、探春當年過禮出嫁，那裡有這樣熱鬧，看不出惜春極冷淡之人，福氣倒在諸姐之上。甄寶玉常在榮府走動，誰知惜春姻緣就在此人身上，真是夢想不到。這日蔭玉堂內外演戲，開筵請客。賈、祝兩家男女親眷無一不到。全虧探春、寶釵同著怡安堂四位姨娘料理一切。兩宅中人皆歡樂。次日凝秀堂送過嫁妝總記，交與探春查辦。柏夫人與祝母商酌增減，比梅姑太太出嫁時略為更改。王夫人同宮裁、寶釵商酌，另有陪贈，差人往金陵請薛姨太太、璉二奶奶酌量趕辦。

光陰迅速，轉眼佳期。甄寶玉在五條街上賃了一所絕大公館，內外陳設，鋪墊燈彩，極其華麗。將家中幾個得力家人媳婦、細緻丫頭，都帶在公館料理伺候。又請幾位本家太太、奶奶，還有兩個出嫁的親姐妹同來迎親。自從十月初一起，祝府款待新人，晝夜開筵演戲。上自祝母、柏夫人、石夫人、賈府王夫人、王府的沈夫人，以及諸姐妹挨次公請。平兒同賈府的本族外親，有好些由金陵趕來送嫁。

到了初四日，甄家彩輿鼓樂，翰林執事，插花掛紅的家人、小子一二十對前來迎娶。惜春感王夫人、柏夫人恩德過於生身，感激悲苦，不忍分離，水米不能下咽。夢玉同姐妹們又有離群之感，相向而哭。這會兒花轎到門，更哭的不像樣兒。

璉二奶奶同著王府的幾位奶奶、姑娘，還有鳳姐的兩姐妹，在各處逛一會，轉到石夫人屋裡說了一會閒話。聽說花轎已到，一齊過來送新人。走到竹影山房，聽見裡面有人哭的悲切。平兒繞過迴廊走將進去，見是人畫、侍書兩人對哭。平兒笑道：

「今日姑娘大喜，也不犯你姐妹兩個哭的這樣傷心。」人畫道：「我們命不好，趕不上二奶奶有福。侍書姐姐跟著探姑娘，受了些風波艱苦，這會兒連個准家還不知是那兒。我同著惜姑娘，當日在大觀園，不知受人家多少氣。後來死了心，跟著姑娘出家，倒落得個清閒自在。誰知惜姑娘又承繼在這裡太太跟前，做了姑娘。我又享了兩年的快活。這而今姑娘嫁到甄家，自然是得了好處。我跟過去，又多了一個主子。你想這命苦了個使不得。」人畫說著，淚下如雨。侍書道：「眼前只有咱們兩個命不如人，白活著有個什麼味兒！」平兒道：「你們各人心事，想著原是要哭。但天下的事也是難料的，像我當年再也想不到還有今日。你們只要隨著神佛爺，遇到那兒是那兒。只看眼前，倒比原先差遠。」

平兒正在說話，王府上的奶奶、小姐們笑著進來，問道：

「什麼差遠？你們盡著說話，丟下咱們靠著梧桐樹兒老等，鬧的身上怪涼的。」平兒拉著侍書、人畫道：「新人快要上轎，一會兒找不見你們，叫兩家太太著急。咱們打伙兒回去。」說著，一同離了竹香齋，繞廊穿徑來到西宅。正遇著上轎吉時，男女親友內外擠滿。

由大門起直至寶書堂，吹打鼓樂之聲聯絡不絕。賈、祝兩府各派十二對提燈，又派榮國公、祝尚書兩家朱牌執事，沈夫人又送大學士全執事。祝府派徐忠、張本、槐蔭、周惠，賈府是林之孝、周瑞、茗煙、董升八個體面家人，先押嫁妝過去。

已到吉時，媒人再三催請，祝母難以款留，受新人拜別，實難分舍。柏夫人吩咐命賈環抱新人上轎，此時人聲鼓樂，也聽不見一句說話。桂夫人拉著些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趕到東宅裡去上轎，同去送親。王夫人同李宮裁、平兒、梅姑太太送甄家來接親的太太們上轎。這來接親的都是賈府的老親，那裡肯放，一箍腦兒都拉到新郎家去。此時花轎起身，塞滿街道，男女老少堆如山積，兼之文武大小衙門兩處道喜，甄家門口找不出一點兒空。

甄寶玉知道內外人多，本家幾位難以照應，見王夫人們來送親，心中大喜，忙跪下說道：「今日寶玉完姻，各衙門夫人、太太都來道喜。本家嫂子、姐姐應酬照應不到，求太太同珠大嫂子、璉二嫂子、梅大姑媽們在這裡作個東家，照應一天。改日寶玉再請新親上門，外面要留環兄弟、夢玉兄弟幫著陪客。」

求太太應我，吩咐兄弟別去。」甄寶玉抱著王夫人兩腿盡著磕頭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咱們那裡的客還多幾倍，若不回去，叫老太太著急。就是祝二叔叔，外面一個人也分拆不開。連兄弟們也斷不能在你這兒。你且起來，咱們一會兒商量。」梅姑太太道：「新人快出花轎，你等著拜完堂，我自然有個主意。」寶玉歡喜，起身去料理拜堂。聽見外面儂相請過三次，鼓樂齊奏，花燭一對引著新姑爺出去參拜天地。女貌郎才，人人稱贊。

梅姑太太對王夫人道：「新姑爺給咱們磕了一會兒子頭，好意思就走嗎？等著拜完堂，就吩咐坐席。在這兒道喜的，有一多半是咱們家的親友，吃杯喜酒，領了姑爺的情。咱們攏共攏兒邀了家去，家裡也剛是上席的時候，又省了老太太們著急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固然如此，也得先著兩個回去才是。」桂夫人道：「我同送親的都先回，你們就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趁著歸房熱鬧空兒，趕著就走，省了費事。」桂夫人點頭，私下照會江潁、宜春吩咐伺候。趁著歸房熱鬧，同著來送親的太太、奶奶們趕忙上

轎。甄府家人款留不住，只得伺候上轎而去。王夫人、梅姑太太私下知會各家親友，趕著上席，領過幾杯喜酒，都到新房對兩新人說明，邀了一多半同往祝府。甄寶玉同惜春知難相強，讓太太們回去。夢玉、梅春已去了一會。此時祝、賈兩府更比甄家熱鬧。這是惜春的福氣勝過兩姐。

且說甄寶玉請新親、做滿月，惜春回門那些富貴喜慶熱鬧說話。且說祝府六如閣的安、常兩老媽，這日正在佛殿焚香，聽見後院裡驚天動地響了一聲。兩人嚇了一跳，忙到後院來瞧。

只見那眼仙井塌成一個大坑，連四面欄杆也不見了影兒。兩人不敢隱瞞，忙到垂花門去知會。誰知宅內外正在查問這響的緣故，見安媽來說，查、槐兩大奶奶都到井邊細看，果然塌成一個大坑，又不知有多少深淺。吩咐安媽們佛前收拾伺候，恐太太們親自來看。查大奶奶到垂花門，著人去回老爺。槐大奶奶到怡安堂來見太太。有聽事的嫂子說太太在西宅賈二太太院裡看牌。

槐大奶奶點頭，轉身往如是園來。走了一會，瞧見夢玉、梅春同著寶釵、寶月、海珠一大群姐妹，全在那幾棵老梅樹下，坐的站的十分熱鬧，走到面前說道：「這樣怪冷的，現飛著雪片兒，仔嗎的在這兒說閒話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咱們並不是不怕冷，實在是知道大奶奶要來，在這裡拱候。」探春道：「你別打皮瓜子，請大奶奶來瞧，這幾枝梅花開的好不精神！等著過了年，我那邊有幾大塊閒著的陰石，抬過來架在那兩邊山子石上，很像個石洞。對老太太說取名梅花古洞，我搬到這兒來住，很有個趣兒。」槐大奶奶笑道：「我正要去回洞，姑奶奶又想在這兒造洞。」秋瑞道：「去回什麼洞？」槐大奶奶將六如閣仙井塌開的話對眾人說知。探春道：「那一聲響的古怪，總有緣故。讓你去回太太，咱們先去瞧瞧。」槐大奶奶點頭，往西宅而去。

探春同著夢玉眾姐妹竟往六如閣來。安媽們伺候奶奶們拜過佛，同至後院。眾人見那井口塌有一丈多寬，裡面有幾片白雲冉冉飛出。汝湘道：「此井向有仙名，今又白雲飛出，斷非妖魅窟穴可知。有誰肯下去走一回，必有佳境。」九如道：

「如我輩中有人下去，或知有佳境；若使粗蠢人去，想此中未必備有酒肉，雖佳，而不以為佳也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九丫頭說的有理。」

姐妹正在說笑，只見祝筠同梅白、鞠冷齋三位進來。寶釵們都上去請安見禮。三位老爺到井邊四圍看了一會，看不見有多少深淺，惟見白雲飛出，香氣紛紛。祝筠道：「這是一件奇事，怎麼知道底下有水無水？」梅白道：「這又何難，只要用條長繩拴個鐵條放將下去，就知深淺。」祝筠點頭，吩咐周惠立刻備繩來試探。不一會，柏夫人、桂夫人、梅姑太太同著賈府王夫人、王府沈夫人也來看井。彼此見禮，議論一回。見周惠領著個精壯家人洪升抱著一捆繩子，拴著個十來斤重的鐵條，將這頭繩子拴在那靠牆柳樹上，井口上橫著一條長竹竿，將鐵條擔著，往中間直放下去。看著繩子不動，知已到底。用石灰在繩子上做記號，將繩子拉起。祝筠們細看鐵條上乾乾淨淨，並無濕泥水跡，量繩子有十五丈多深。命洪升又在四面丟下去，周圍探過，一樣長短，並無點水，眾人深以為異。

鞠冷齋道：「下面不但無水，且無濕泥，是別有洞天。必得著個明白有膽之人下去，才得知其就裡。」梅白笑道：「你知道我平日最喜遊覽險奇之境。常笑古人凜乎不可復留，才游了一半就駭了回來，只可惜天生好景無人去看。剛才用繩子去探有水無水，我就懷著要下去的心腸。今已四面探過，可以放心。我明日去逛一回子，上來說與你們知道。」祝筠笑道：

「這件事要請教咱們姑太太使得使不得，我不敢做主。」秋琴道：「橫豎他起了這意，不拘是誰也強他不過。你竟給他備下點兒好酒，送他下去。底下有碎魚兒、小螺螄兒，讓他吃點兒好放心。」王夫人們一齊好笑。祝筠笑道：「既是妹妹說過，我明日命他們搭個架子，拴著小竹椅兒，坐著下去，才得安穩。」

桂夫人道：「不必費事，就將園子裡面的鞦韆架子拆來。這裡使過，再送回園去，又很便當。」祝筠點頭，吩咐周惠將如是園的鞦韆架拆來，搭在井上。明日姑老爺要下去瞧瞧。周惠答應，忙叫匠人立刻就辦。柏夫人們往介壽堂去回老太太。

祝筠三人亦出去飲酒作樂。內外一齊晚景不提。

次日飯後，祝母領著眾人都在井旁，看著梅白坐在竹椅上，轉著輪盤往下慢放。椅腳下拴著兩對鴿子，到了底將鴿子放起，以便知道。繩子上面全是鐵鈴，如要上來將鈴動搖，上面就使用力拉繩。

不言井上之事。且說梅白坐在椅上，初下去一丈來深，還聽見井上人聲說話。下去二三丈深，光亮漸小，耳內如聞金鼓之聲，似乎相去不遠。下至五六丈深，仰視天如一碟，淡碧色，並無光亮；四面黑暗，熱氣熏蒸，汗出如雨，絮衣俱透；耳中聞怒濤急浪之聲，由遠而近，已至足邊，急用手摸，又皆無水。

下至八九丈，又如銅錘之聲，似斷似續；熱氣愈甚，如在蒸籠裡，悶不可忍，心幾茫茫無所主；耳邊聽見秋琴叫喚之聲，愈聽愈切，連忙答應相問，只聽見有幾萬人答應相問，都在耳邊，總不住聲。心中想道：「秋琴何能到此？」忙將心神定住。下至十丈以外，仰見天光如明星一點；四週風聲甚響，臉上並無風吹，定睛細視，一無所見；耳邊覺著有人對他切切私語。正在心中煩悶，覺有人在身上摸索，其聲不絕，漸覺摸到耳上臉上，又像是幾條蛇盤在身上。梅白素常膽氣甚好，此時未免亦有些心動。忙將手在頭臉上一摸，原來是像竹椅的繩索，知身已到底。先將腳試探，像是泥而有聲；復又彎身以手摸之，知椅在地上，俱是乾土。慢慢站起身來，定睛四望，見一處微有光亮。想道：「有亮必有路，且將鴿子放去，再探佳境。」隨將椅腳上兩對飛鴿摸著盡俱解放。聽那黑暗之中，像有幾萬飛禽，風聲雷動。

自家向著微光處摸了過來，漸近漸亮。走至面前，見有路徑，心中大喜。由路上走去，轉過一彎，豁然開朗，別有天地。

信步行去，只見瑤瑤琪花，沁心悅目，不覺大喜。自言自語的道：「我游了半世山水，這才真是仙境，迥乎不類人間，庶不負我好游的心志。可惜這樣仙境，未曾帶得酒來。」不知走了多少路，見有座石壁擋住去路，兩邊清水深潭，一望無際。走至壁前，見石色翠潤如玉。居中像是石門，正要敲門進去，聽見背後有人叫道：「且慢！」梅白回頭，見一蓬頭赤足頭陀笑嘻嘻走至面前，說道：「足下雖有仙緣，此時尚未脫俗。俟花甲一周時，我在羅浮相待，至期望勿爽約。」梅白道：「我於世事全不關心，何事不能脫俗？」頭陀道：「尚有三十年夫妻情緣未了，是以不能留此。」梅白道：「既有情緣，何必現此仙境？」頭陀用手指道：「你看這門上寫著什麼？」梅白抬頭見石門上寫有幾行字，念道：

古洞未曾開，千年土內埋。梅花遞消息，須待寶釵來。

梅白點頭道：「原來為他而設！」頭陀拉梅白同回原路，袖中取出草履一雙，說道：「知足下性癖山水，特以此履奉贈，著之履險如夷，暢其遊覽。繩拂一柄，亦可避虎狼惡物之患。

煩君代為問詢致意，世人無煩垂念為囑。並致我妹暫來仍即歸也。」梅白道：「仙師何人？以便轉致。」頭陀笑道：「君不知有揚子江心破浪相逢之白雲和尚耶！」梅白喜極，知是賈璉。正要拉著敘說親誼，卻被他一堆，滿眼任什麼也瞧不見，四面一摸，依舊坐在竹椅上。心中甚喜，忙將繩上鐵鈴亂搖亂扯。覺身子騰空而起，比來時精神兩樣矣。

原來梅白去了三晝夜，將老太太們急的要死。這日聽見鈴響，喜出望外，吩咐眾家人用力快扯。不多一會，扯出井口。

眾人瞧見就如得了寶貝，趕忙扶下椅來。祝筠道：「你怎麼逛上幾天？老太太們急的什麼似的。」梅白笑著先過去給老太太們請安問好。不等老太太問話，忙將自下去的光景一層一宗細細說到出井。祝母們喜歡之至，又感謝白雲僧記念。

王夫人對寶釵道：「只有你在我左右，形影相依。若再丟我而去，將來只剩我一個孤人，如何了結？」說著，不覺傷心落淚。寶釵道：「太太儘管放心，太太在一日，我必相隨一日，斷不忍半途相棄。當年寶兄弟、璉二哥他兩個心如死灰，所以出家才能得道。我今日兒女情腸未斷，又無出家之心，成仙得道也要那人願意。天下那有硬拉著人去做神仙的道理！況且我家兩房兄弟得道，已是古今創聞。再沒有姓賈的不論男女，碰著就是神仙。當年惜姑娘立志出家，要成仙得道，兩宅的太太、嫂子、姐妹們不知出了多少眼淚，苦勸不依，只得讓他出家。

如今同甄姑爺寸步不離，咱們留他多住一晚，滿肚子不舒服，必得想著法兒回去。這會兒，就是何仙姑來給他磕頭，駕了雲車

鶴輦來請他去做神仙，他也斷不願意。」寶釵未曾說完，祝母們一齊好笑。桂夫人點頭道：「天上無不孝之神仙，再沒有丟下老親不顧，盡去出家之理。」沈夫人亦道：「寶釵說的甚是。」

梅白道：「只管放心，白雲和尚曾說過，寄語吾妹，暫來仍即去也。可見並無留他之意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若果如此，我才放心。但必得個妥當人同去才好。」祝母們未曾回答，只見海珠們眾姐妹人人都要同去。桂夫人道：「身子不便的，斷乎不可。內中只有秋瑞、紫簫、汝湘、九如、海珠、修雲這幾個，隨老太太作主。」修雲們再三苦求，鬧的老太太沒了主意，對王夫人道：「大姐姐，你們公議，叫誰同去。我實在叫他們纏的慌。」梅白笑道：「不用公議，要去都去。不是下去的路險，連老太太們都可以同去逛逛。現有這樣仙境，錯過了可惜。孩子們要去，就隨他們去罷。」

秋琴道：「一個下去半天，這些人四五天還下去不了。」祝筠道：「若是老太太准他們去，倒很容易。換上一張竹牀，坐上四個，做兩磨兒都下去了。」祝母望著柏夫人們問道：

「你們意下如何？」石夫人笑道：「他們興致難以相阻，求老太太准他去罷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三妹子說的甚是。孩子們斷不肯讓寶釵一人自去。況大妹夫說是仙境，想去也無礙。」祝母點頭，命祝筠將架子收拾結實，換上竹牀，明日早間再去。

寶釵們各去沐浴，更換衣履。

柏夫人們都在介壽堂說話。王夫人談起璉哥兒救過幾回急難，都是極危極險的境遇。柏夫人道：「存心慈善，所以成仙。」祝母正待說話，見周惠媳婦手中拿著一包書信，回道：「老爺交到垂花門，說嶺南桂三舅老爺回書同柳太太們書子。」祝母大喜，忙叫桂夫人們分看，芳芸、掌珠、探春將各書換次輪念。祝母聽說桂、柳兩家業已起身同來，樂的大笑。王夫人們人人歡喜。吩咐垂花門知會老爺，專派妥當人一路迎接上去。

王夫人差茗煙先回金陵，預備桂、柳兩家太太房屋等項。諸位夫人在介壽堂商議到夜深而散。

次早，用過點心，寶釵領著眾姐妹到介壽堂稟知去探仙井。

並面回芳芸、掌珠小月已過百日，身子乾淨，求恩並賞同去，留寶月伺候太太。祝母笑道：「姐妹們都去，留他兩個幹什麼。」

你們先在井上等著，咱們來瞧著下去。」寶釵眾姐妹答應，先往六如閣來。見祝筠親自料理，十分妥當。將安媽們住房下去窗榻，鋪設體面，預備老太太們坐歇之所。井上另換粗木大架，安設轉軸。中間並懸矮腳小竹牀二張，俱鋪以紅氈厚褥。八條粗繩上皆係著幾對飛鴿。另有細繩拴在牀腳，繩上俱是大鐵鈴。

寶釵見備的很妥當，對眾姐妹道：「昨日大姑夫說下去的光景，眾人都聽見的，千急別要害怕。咱們雖坐在一堆兒，總別言語。恐一開口應聲害怕，惹人心慌。再將身子帶子彼此聯住，到黑處下來，可以免其遺落，姐妹都可放心。逛了回來，依舊聯住，坐定在牀上，再搖鈴上來。真是一點亂兒沒有。」秋瑞們道：「寶姐姐說的一點不錯。咱們且去伺候老太太拈過香，就來聯住。」

眾姐妹來到六如閣，見老太太們拈香已畢。王夫人對寶釵道：「逛會子就轉來，別同姐妹們盡著去逛，叫咱們惦記。對璉哥說，這兒園子很幽靜，他可以來，咱們見個面兒，誰還留得住他？」祝母們說著話已來到後院，看見祝筠辦的妥當，心中甚喜。命寶釵們上去坐著。眾姐妹各將繫腰長帶彼此聯住。

兩牀上坐的是寶釵、秋瑞、修雲、海珠、掌珠、芳芸、紫簫、汝湘、九如一共九人。秋琴笑道：「再添一人，真畫不出一幅十美圖。」沈夫人笑道：「何不添上寶月。」命他也去坐上。祝筠吩咐眾家人轉著輪盤往下就放。梅白忽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

「且慢！」不知他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